

我们的节日

清明

橘洲文苑

牺牲与活着

清明 南疆的土壤在裂开
一枚枚木棉吐出最后火团
沉睡的战友是凝固的子弹
锈蚀的撞针还在我胸膛震荡

抚摸石碑 指节硝烟弥漫
岁月风雨无情冲淡的名字
正从花岗岩的裂隙中渗出
像当年冲锋号撕开黎明的光

你们是一颗颗弹壳
而我是未爆的哑弹
卡在1979年的膛线
再望这漫漫的群山

木棉花坠地 铿锵作响
俯身拾起整座山的回声
他的根须在墓碑下生长
风拉扯我的白发成褪色旗展

暮色把弹坑填成了酒盅
所有沉默泛起琥珀光影
隔着生锈的时间 我们对饮
直到星辰从弹孔中射出
每粒尘埃都是历史的眼

清明雨

胡述斌

清明的雨总是不期而至
如箭一般离家的游子
心海开始涨水
那么细弱的清明雨
一夜之间便落了一个满怀
一年十年百年千年的话语
堵在心堤之内
拍打 拍打 拍打
将浑身的脉管
拍打得生疼 生疼

说吧
我爱你们
说吧
我想你们
说吧
我时刻怀念着你们
时间的风沙迷住的只是我的望眼
你们流给我的血液
永远沁润在清明的雨水中

一路光明

张辉东

以人间的香火、酒水、纸幡
轻轻召唤
你们还好吗
刚离去的父母
以及远逝的先人
风吹过故乡的山岗
说岁月静好
水绕山九曲流过
说山河无恙

以静默、清泪、深夜的星光
轻轻问好
你们还好吗
静卧山林的父母
以及先人的先人
故乡的清明夜静
静得能听清
先人当年中原战乱南渡的桨声
清明夜雨到天明
深夜的键触摸发肤
醒悟父精母血仍健在

以华发、沧桑、赤子之心
轻轻呼喊
你们还好吗
我思念的父母
以及先人的先人
我来到江河湖海的远处
面对滚滚的生命洪流
聆听来自遥远的垂询教诲——
清楚一些
明白一点
清明，指引我
以一路光明

时间之外
(外一首)

陈新文

在春天第一个黎明打开时
愿望像一只白鸟
于花蕊间轻颤
抖落昨夜梦中
新长出的羽毛
它啄食着光和风
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花瓣轻盈似雪
花蕊藏着星星碎片
闪烁着
超越昼夜的纯粹

我希望春天的第一朵花
开在时间之外
它必须是独自闪耀的存在
像一首
未被谱写的歌
在无边的寂静和永恒的爱中
起伏

聚 散

树与树在高处沙沙交谈
谈绿意在血管里如何奔窜
谈月光倾洒时
大地怎样被温柔催眠

我们在春天里
任思绪如烟飘散
世间万物
或降生于晨露的晶莹
或离别在暮色的苍茫
这无言的怀抱
不问来处，不择悲欢

春天拥抱我们
犹如天空
拥抱每一朵云的聚散

清 明

(外一首)
黎 凇

花事已盛
看花人醉成酡颜
他瞥见，淡红的杜鹃丛里
几朵白杜鹃
一身素缟

他恍然记起
悲喜人间尚有
另一场跨越的情缘

从古到今
从父到子
像一粒埋下的种子
每到暮春
就从土里长出
一截黑黢黢的墓碑

四月，回乡的路

长长的雨季
思念如地衣，蔓延出
梦里梦外的眺望

清晨醒来，眼角湿湿的
窗外，车轮声沙沙
游子们正绷紧一程程山水

朋友送来水芹艾
绿油油的，仿佛提示我
要做一个孝顺子孙

而我，照例不能回老家
千里归途，只能像一阵风折返

那面向阳的坡上
草木青青，鸟鸣如瀑
从小父母就教我念它们的名字

蕨，苍耳，椿树，漆树
布谷，斑鸠，戴胜鸟
而今父母却早已无法喊我
无论大号，还是小名

1.踏青
你们不觉得坟头的纸幡
姿态和色调，很好看么
你们不觉得映山红
开得很吵闹么

室友们折了很多映山红
插在水瓶里
小偷偷了几几吊有青青有白的纸幡
挂在蚊帐上
雷雨交加，又停电了
使得一些事情，难以分辨

2.野花
疼痛，终于得到了赦免
内疚，也得到了赦免
一直担心的死亡，也不用担心了

恨我的，会微笑
爱我的，也请微微笑一笑

恨我的，我报以野花
爱我的，我也只是报以野花

3.雷声(一)
梦里，得了肺癌
独自骑着摩托，默默地离开
一整夜，辗转了几万里

以绝症病人的视角看
谁都很美好
哪里都很美好

醒来即重生
这是我喜欢做噩梦的原因
我甚至宽恕了鞋孔那只慌张的蟑螂
隐隐的雷
暗示十万坪的油菜花，已经开了

春回大地
已成定局

4.雷声(二)
滚滚的雷，让我想到
在侃山听过的木鼓
在壶口瀑布内部听过的黄河
在长青春科尔寺
听过的一千多人的诵经
以及在水泥厂熟料车间
听过的球磨机
老天早该下点什么了
下不了雪，就下雨
下不了雨，下点刀也行

5.雷声(三)
默哀的宁静
比默许的宁静，更静

请把手机
调到静音，听雷

1
应该有声音，比如雷声
轰隆隆，春雷滚过天空
雷公菌是地与草签订的合同
在山坡上闪闪发亮

2
要有酒哇！春雨来了
酿过柳丝，酿过鸟鸣
雨水是上苍倾倒的佳酿
竹笋醉得脱衣甩裤

3
鼠曲草又叫清明草
这大地长出的舌苔
揉碎它们做成把把
尝一尝即粘住牙根

4
肯定有花，百千万种
每一种花都是春天盖的印章
纸花呢？手艺绝顶的话
也会有蜜蜂嗡嗡光顾

5
爆竹是岁月的鼓点
钱纸是祖先的呼吸
每个人的来龙去脉
都会在灰烬里显现

6
此刻，大地归于清明
祖先以石碑的清涼
庄严地正告我们
请，凝视我一万年吧

7
此刻，每个人都是祭品
万念俱静，大地清明
燃着的香，也像一封书信
一点一滴，烧给未知的世界

8
看坟上长着喷香的胡葱
我们埋头去采摘时
好多枯枝和新长的青草
竟一下子高出了头顶

大地清明

喻剑平

清明九首

邓建华

清 明

朱世平

络绎战争向今朝，一趋一步一风标。
招幡蔽日凌霄卷，香雾凝云匝地飘。
但乞幽灵空迹在，不期长夜旧容凋。
青山何悔承清泪，天上人间作鹊桥。

清明节乡下

贺燕飞

转漏分春衬绿茵，劝耕桑野拾青吟。
停怀放逐从游简，别绪推排托迹深。
榆火散烟酬冷节，旧山扶杖固初心。
最怜身不江湖外，塞步归劳老迈侵。

清明有怀

杨雪村

节序潇湘雨霁开，寻幽客履湿莓苔。
纸钱化蝶魂何在，山色连云思可哀。
过砌柳丝牵旧梦，彭塘春水涨新醅。
东风未解行人意，惆怅清明又一回。

清明节踏青随吟

谭金虎

云烟遮断几峰青，间有桑鸠竭力鸣。
竹笋披蓑多蘸泪，山花迓客自含情。
闲听野涧流泉汨，不觉幽怀应物萌。
细雨沾裳心竟湿，故乡今日是清明。

临江仙·清明

丁双红

人世匆匆过客，青山寂寂孤坟。
阴阳相隔两难亲。纸灰凝蝶影，
烛泪染苔痕。
细雨沾衣似泣，东风剪柳如呻。
半生惆怅与谁云？清明烟蔓草，
花雨落纷纷。

满江红·乙巳清明扫墓

江德兴

策杖攀丘，荒径仄、乱鸦惊起。
扶石冷、苔侵碑碣，烬飞风里。八侠
形骸犹执礼，半山云雾浑如绮。抚残
铭、指节触瘤斑，心先碎。
松涛咽、鹃声细。香欲炷、腰先坠。
叹双膝僵直，竟难成跪。泉下应知
筋力尽，人间未改清明例。期后生、
承接此家风，传薪耳。

满江红·清明

邓应辉

杜宇啼烟，清明近、悼怀陇阡。
当此际、林花飘落，暮春零藉。家乃
温馨魂梦地，我为湖海疏狂客。遣乡
思、何日是归期，谁知悉？
云搅动、垂杨陌；风卷起、伤心碧。
似旧恨新愁，漫天堆积。贱业无端
荒祖庙，羁程有悔凭词笔。更凄凉、
遥望铁冲东，仁桥北。

湘春夜月·近清明

刘新定

近清明，一朝雷雨惊魂。陌上
频天尘嚣，随意乱晨昏。欲向使君
求解，料定无人答，叠叠乌云。叹
燕飞鹊唤，山林碧色，谁与长存！
清寒未断，苍凉未断，零落纷纷。
石阶阶前，能不是、浅红深绿，
双眼迷春。来去去，少问些，凡事
陈因。本应许，任流年逝水、无情
抹尽，新旧愁痕。

金缕曲·清明凭吊

凌持武

去住真无计。夜随风、灯黄胜
梦，草青如纸。三五飞萤倾餘热，
照见垂杨影坠。照不见、乌衣门
第。若许千山同比照，恁凝眸、竟
得些些似。花与我，在原地。
重来不惯音容易。正清明、落
魄已非，招魂岂是。朱雀盈怀依玄
武，墨走龙蛇尚未。或只待、故人
遥寄。况复一生皆一瞬，又何期、
白首询心契。偏不道，那时你。

把母亲
还给父亲

邓建华

父亲是一九九九年十月走的
的,那年,他六十二岁。

那时候还没有推行火化,木
棺是他自己选的,墓地是他自己
选的,连帮忙的师傅都是他自己
选的。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躺在
木棺里,第一次享受真正的抬举。

从此,在家山,他和野草没
日没夜地抢占向阳的山坡。他很
疲惫,他常常败给野草,像他生
前败给疾病。

只有清明节和七月半,我们五个
子女,才会匆匆忙忙赶过来,才能帮
助他打败野草,让他有片刻的安宁。

我们一边用纸钱给他的养育
之恩打上白条,一边还在乞求他,
千万千万,不要带走我们的母亲。
父亲走后,我们突然害怕,害怕母
亲和他一样,一不小心就走了。我
们害怕,害怕我们的心,从此漂泊
不定。

就这样,我们紧紧抓住母亲
的手,苦苦留我们的母亲。

父亲是开明的,他没有带走
母亲,让母亲健康地活在我们的
敬爱里。晚年的母亲一直身体很
棒,除了晕车,其他都好。平时她
能够自己打理日常生活,房间里
干干净净,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
一点点老人的气味都没有。她
能吃能睡,麻将可以打大半天。
一直到八十岁,母亲基本上
不用吃药打针。后来因为做白内
障手术,才发现她血糖有点高,
为了不忘口,我们就劝她吃点降
糖药。疫情期间,她不肯戴口罩,
也不回避和感染了家人一起
吃饭。邻家老人病故,她说都做
了一辈子邻居脸都没红过一次。
不去看看说不过去啊。她不顾家
人阻拦,一定要亲自上门慰问。
我们不止一次劝她,她也不止一
次说,不要紧的,我都这把年纪
了,不死我死谁?

居然,她没有感染。

在父亲离开的日子,我们兄
弟姐妹尽可能地多陪伴她。她也
有不满意的时候,但过不了几天,
就听见她又在表扬谁。

去年五一节前两天,母亲突
然摔了一跤,她实在是坚持不住
了才同意去区里医院看病,脊梁
骨有两处骨裂,做了个小手术。随
后回家休养,她依然能够打牌,算
账时依然分毫不差,说话底气还
是那么足。我们就盘算,两年后母
亲就九十岁,该怎么给她祝寿。但
我们错了,这一回,我们错得一塌
糊涂。母亲在十月份突然发了一
次脑梗,那场病把一家人吓得够
呛,住院后有所恢复,但明显神气
大不如从前。接着十二月又来了
一回心肌梗死。这回,医生直接就
说,再怎么救治,也是三五天的事
了,你们要有所准备。

十二月二十五日夜,母亲在
病床上,我陪着她。那天是我的
生日,她时不时睁开眼睛看看
我,时不时都几点钟了。她看
见我有点感冒,她要我去烧点滚
烫的开水喂一下。母亲一夜未
眠,我也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
十点多,医护人员过来,表示留
不住我的母亲了。

母亲问我一句,要如何办?她
脸上显出很累的样子,让我心痛。
我说,没事的,您睡吧,别太
累,您睡着了,我就把您带回家,
您放心吧我们都在,您放心吧一
切好好的。

很快,我的母亲睡着了,睡得
很安详。

母亲比父亲多陪了我们二
十多年,兄弟姐妹对母亲离开似
乎更不舍。只要看见她使用过的
东西,都不自觉地叹出一声,娘
啊。我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
该把母亲还给父亲了。

这样说,兄弟姐妹觉得有点
道理,释怀了许多。

今年清明,将是父亲和母亲
一起过的第一个清明节,对这样
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心里多
出了一缕纷纷细雨。

杨杉 供图